

星期文库

文玩器物之六

如意：从兵器到礼器的嬗变

赵华

如意，又称“握君”“执友”或“谈柄”，在现实生活中，已难觅踪迹，但在明清时期却是人们的爱物。如意的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？

相传，如意是黄帝所制，最初是一种兵器。明代的道教典籍《天皇至道太清玉册》中记载：“如意黄帝所制，战蚩尤之兵器也。后世改为骨朵，天真执之，以辟众魔。”北宋兵书《武经总要·器图》记载：“骨朵本名为瓜肫，谓其形如大腹，似瓜而大。”

后来，如意成为文人雅士交游、清谈、乐舞的助兴之物。吟诗咏赋时，如意可用来击打节拍。《晋书·王敦传》记载：王敦曾得如意柄，“每酒后，辄咏魏武帝乐府歌：‘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’，以如意打唾壶，壶边尽缺。”

如意是皇家重大典礼必不可少的礼器。清代，皇帝登基大典上，主管礼仪的臣下必敬献一柄“如意”，以祝政通人和，新政顺利；在皇帝会见外国使臣时，也要馈赠“如意”，以示缔结两国友好，国泰民安。皇帝大婚，如意也是必不可少的。在大婚过程中，皇后乘坐入宫的凤舆时，要手执苹果、金质双喜如意（寓意“平安如意”）。婚后，觐见太后，皇后还须向太后进呈如意，以示侍奉唯谨；回到乾清宫，皇后要向皇帝呈进如意，皇帝亦回赐皇后如意。

此外，如意还成为富庶人家婚嫁妆奁的必备之物。天津旧俗富庶人家在子女的婚嫁妆奁中常常备有如意，一般长一尺有余，多为木制或玉制，头作灵芝或云形，柄微曲，为吉祥如意之象征。在洞房花烛之夜，如意和秤杆都是掀起新娘红盖头的工具。秤杆，取其称心如意的口彩；如意，则取其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。

如意多以竹、骨、铜、玉制成，长约一尺许，柄端多为手指形，也有灵芝形、心形、云朵形等。到了唐代则发展为柄身扁平，顶端弯折处演变为颈部，柄首为三瓣卷云造型。明清时期，如意的形制也进一步完善，弯曲的如意颈结合流畅的如意柄，再配上长长的流苏，更具有美学意义上的律动感。如今，故宫博物院藏有2000多柄明、清、民国时期的如意，其中大多是清代的如意精品。

如意的演变史恰如一部浓缩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。它见证过权谋机变中的谄媚与隐忍，也曾是洞房花烛下掀开红盖头的温情寄托；它承载着帝王将相的政治智慧，也寄托着市井百姓的生活愿景。当我们凝视这些传世如意，不仅是在欣赏一件工艺珍品，更是在触摸一段活生生的文化脉络——它无声地诉说着中国人对平安、和美与如意的永恒祈愿。

天道酬.....

张希

懒，身体贼勤快”的盲目忙碌，而是那些内心拥有坚定信念、能够全情投入，甚至甘愿为使命献祭自我的人。这种“董”的境界，是一种内在的驱动力，是“初心不改”的执着，是“无为而无不为”的智慧。它超越了形式上的“勤”，直指精神内核的“诚”与“信”。

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，“勤”的定义与价值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那些重复性、标准化的“勤”，那些可以被算法和机器替代的“勤”，其价值正在被迅速稀释。AI可以不知疲倦地处理海量数据，可以精准地执行既定程序，它的“勤”远超人类。如果“天道”仅仅酬谢这种机械的“勤”，那么人类的“勤”又有何优势可言？

这便引向了“天道酬董”所揭示的更深层意义。在AI时代，人类真正的竞争力，或许不在于比机器更“勤”，而在于拥有机器所不具备的“董”——那种源于内心的使命感、那种超越工具

理性的创新精神、那种在复杂情境中做出价值判断的智慧、那种为了信念甘愿献出一切的勇气。这些无法被数据化、无法被编程的品质，才是人类在智能时代安身立命的根本。

因此，无论是“天道酬勤”还是“天道酬董”，其背后都指向了一个永恒的主题：我们如何定义努力，以及努力的价值何在。

“天道酬勤”并未过时，它依然是社会运转的基础伦理，但它需要被赋予新的内涵。它不应再是鼓励盲目内卷的口号，而应成为倡导“有效努力”“智慧勤奋”的指南。

而“天道酬董”则提供了一种不同维度的思考。它提醒我们，在追逐外在成功的同时，不要丢失内心的“董”——那份对事业的热爱，对理想的执着，对生命的敬畏。当“勤”与“董”合二为一，当外在的努力与内在的信念同频共振时，我们或许才能真正理解“天道”的深意，也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与价值。

最终，“天道”酬谢的，或许既不是单纯的“勤”，也不是抽象的“董”，而是那个在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，并为之不懈奋斗的真实而完整的人。

捕黄鳝

宫风华

夏风渐紧，蛙鸣蝉噪，我却格外怀想旧时逮黄鳝的情景，那是一幅充满乡情的风俗画，悬挂在幽邃的时间深处，明亮且温暖。

家乡人擅钓黄鳝。准备一大捧芦柴钩，筷子长短的一截芦柴，中间系尼龙线，扣一把小钩，钩上绾着整条蚯蚓，插在水田里。然后，静伏在田埂上，听到水中黄鳝的吐鸣声，猛地掀亮手电，雪白的光柱下，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黄鳝变得呆头呆脑，软塌塌的，轻而易举地成了“阶下囚”。

常见渔人用人字形的丫筒子捕鱼。两个丫筒里插着尖竹签和倒刺，竹签上穿着蚯蚓作诱饵。鳝鱼游进去，休想再出来。张丫筒多在日暮时分，河汊塘沟，水草肥沃的地方，每隔一段距离放一只，先挖一个浅浅的槽，把丫筒安放到槽内，一头翘出水面，一头用泥巴压实。

翌日清晨，灵秀的渔姑撑一条柳叶小木船，将一只只丫筒捞起来，倒出里面的鳝鱼、泥鳅、青虾。有鱼贩子来了，一阵讨价还价后，渔姑又撑着小木船消失在一片波光水影之中。

故园水乡，黄鳝烹饪方式多样，可红烧，可清炖，可爆炒，可油浸，每一步都藏着对食材的敬畏与对滋味的追求。寻常黄鳝不似玉盘珍馐那般矜贵，却在烟火人间里绽放极致的鲜美。

我们走向乡野，亲临水泽，烧几盘黄鳝吧。当那股醇厚鲜美的滋味在舌尖漾开，我们将收获内心的清明与平和。

我喜爱阅读，除了专业性的精读，其余大多时候，其实也就是随意翻翻。

在书房里，随手从书架上抽一本书下来——有时候是《史记》，有时候是汪曾祺的散文，有时候也可能是不知哪年的旧杂志。不一定非得从头读起，翻到哪页就从哪页看。那页的文字要是入了眼，就多看几行；要是看着没兴致，便合上书，再抽一本。

就这么漫无目的地翻着，反倒常能撞见些意料之外的好东西。

有一回翻一本精选诗集，本来没想着要读出什么名堂，翻着翻着忽然看见一句：“从明天起，关心粮食和蔬菜。”这是海子的诗，熟得不能再熟，可此刻撞见，心里还是轻轻动了一下。这句诗我肯定读过，甚至还背读过，可再看时，感觉却全然不同。就像一个许久未见老朋友，隔了些日子未见，再碰着了，也不用多说，点点头就都明白了。

还有一回，翻一本很旧的小说，书页都黄了。翻着翻着，书里头掉出一片梧桐叶子，压得扁扁的，叶脉清清楚楚。拿着这片叶子，就想起好多旧事来。一本书，忽然就成了自己当年的回忆。

“随意翻翻”的好处，大概就在这儿。读书终究只是读书，不必时时刻刻都像完成任务一样——今天必须读

“随意”里的风景

陈振林

完多少页，明天必须写多少字的笔记，那样还有什么意思呢？书还是那本书，字还是那些字，可一旦心里装着事儿，就品不出味道来了。就像晚饭后走路，要是心里老想着得走到哪儿、得走多长时间，那路边的景致就看不见了。眼里只剩脚下的路，看不见路边的花与风景；心里只算着时间，就觉不

父母成功的唯一标准
是孩子愿意回家

●如梦令 林帝浣 画

着风轻轻轻吹在脸上的惬意。

随意走走，往往也能撞见意外的美好。前些日子晚饭后，我在小区里随意溜达，忽然瞥见大门右边新开了家水果店，门口摆着各式各样的水果。我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，闻见哈密瓜的甜香，也留意到蓝莓小巧清瘦的模样。后来每次路过，我都会下意识看一眼。大多时候还是那些水果，不过是换了种陈列方式。这让我想起翻书时撞见的那些文字：有些书在架子上放了好几年，一直没动过，忽然某天不知怎的就抽了出来，一翻，就翻到了心坎上的句子。那些文字，好像一直在哪儿静静等着我似的。

我有时候想，这“随意”里头，或许藏着些缘分。人和书的缘分，人和景的缘分，大概都是如此——不是刻意寻觅来的，而是不经意间碰上的。碰上了，就满心欢喜；碰不上，也无妨。反正日子还长，书还多，路也还长。